

曹操演义

曹操演义

曹操演义

第一部

长篇
历史小说

乱世枭雄

衣连友 金志隆 著

黄河出版社

7 5

2

长篇历史小说

曹操演义

第一部

乱世枭雄

下

衣连友 金志隆 著

黄河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耿龙武

封面设计：学 明 心 河

书名 乱世枭雄
著者 衣连友 金志隆
出版 黄河出版社
发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
(济南市英雄山路 19 号 250002)
印刷 济南书刊印刷厂
规格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19.75 印张 510 千字
版次 1989 年 12 月第 1 版
印次 1998 年 8 月第 3 次印刷
印数 40001——50000 册
书号 ISBN 7-80558-097-9/I·13
定价 29.00 元(上、下册)

目 录

第七章 星流云散

- 一、刘岱杀了桥瑁,遂使小人得志,稳做东郡太守 (307)
- 二、玉玺诱得孙坚背盟,粮草匮乏又引袁绍图谋冀州 (318)
- 三、利害相争,袁氏兄弟反目成仇..... (329)
- 四、“上复本初,诸君如欲北面,曹某却仍然西向!” (338)
- 五、为了插足中原,袁绍任命曹操为东郡太守 (348)

第八章 入主兖州

- 一、与曹兵一战,黑山军全军覆灭,只走了一个张燕 (359)
- 二、兖州刺史刘岱轻敌捐身 (370)
- 三、唐周要联合曹操共反汉室,却钻进了郭嘉预设的圈套 (381)
- 四、轻杀边让,在陈宫心中埋下了谋叛的种子 (392)
- 五、再生的“大贤良师”又死于泰山斗母官下 (403)

第九章 董卓伏诛

- 一、臣淫君妻，才激得献帝痛下血诏…… (415)
- 二、貂蝉真心爱的是吕布 …………… (426)
- 三、王允举措失当，必将再一次招致京师
大乱 …………… (436)

第十章 东征徐州

- 一、陶谦想拍马屁股，不料一巴掌拍在
马蹄上 …………… (448)
- 二、张燕几番血战，还是靠郭嘉的计谋才
能致胜 …………… (457)
- 三、后院起火，曹操把空头人情送给
了刘备 …………… (467)

第十一章 兖州平叛

- 一、布走允死，献帝又落进董卓余党的魔
掌之中 …………… (482)
- 二、曹操不该将卞氏送回陈留暂住 …… (490)
- 三、走投无路的吕布却被陈宫、张邈拥戴
为兖州之主 …………… (501)
- 四、东阿县令袁涣是真君子 …………… (512)
- 五、曹操低估了吕布的战斗力的 …… (523)
- 六、奸夫淫妇告密，曹操几乎成了吕布的

- 俘虏 (534)
- 七、袁绍的如意算盘,碰上荀彧就打不响了 (544)
- 八、郭嘉为救张邈,挨了曹操二十军棍... (555)
- 九、吕布穷无所归,只得投奔徐州牧刘备去了 (567)

第十二章 献帝都许

- 一、李傕杀了樊稠,却又与郭汜共享一美妇 (575)
- 二、堂堂大汉天子,成了李傕、郭汜手中的赌注 (582)
- 三、阔别七年,曹操重又来到献帝驾前... (591)
- 四、人人艳羡的大将军高位,曹操偏要让给袁绍来坐 (603)

第七章 星流云散

一、刘岱杀了桥瑁，遂使小人得志，稳做东郡太守

讨伐董卓的关东军各镇人马，闻知曹操兵败受伤，几至全军覆没，真是闻虎色变，心胆俱裂。整日只是置酒高会，酣歌曼舞，谁也不提“西进讨贼”四字，把那“并赴国难……齐心戮力”的誓言，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。这一日，正逢“九九”重阳，赏菊佳节，袁绍不知从何处弄来几盆盛开的菊花，不忍独享，就在盟主大堂，设下水陆大宴，遍请各镇诸侯前来赏菊饮酒，兼议军情。冀州刺史韩馥、山阳太守袁遗、东郡太守桥瑁、河内太守王匡等，俱已应邀前后来，入座寒暄。长沙太守孙坚，因与吕布遭遇一场，人马折损太多，命大将黄盖去吴郡招募义兵，以复军威。黄盖回到吴郡，集得壮勇万余，现已回到鲁阳。孙坚闻报甚喜，留部将程普在此守营，自己亲至鲁阳迎接犒军，至今未归，以故不得到会。曹操荥阳大败，身被箭伤，正在

虎牢关上将养,当然也不能到会。袁术坐镇南阳,催发粮草,也未在军前。除此三人外,尚有兖州刺史刘岱,不知何因,至今未到。众人等得不耐烦,催袁绍开宴,袁绍摇头不答。又过了一个时辰,刘岱方大摇大摆,来至衙前,使人通报进去。袁绍闻报,亲自出衙迎接,寒暄已毕,携手入席,这才宣布开宴。一时斛觥交错,笙歌齐鸣,十几个随军舞妓,伴着轻柔的音乐,轻舒翠袖,翩翩起舞,倒好一派升平景象。席间,众人一边欣赏五颜六色的菊花,指点评论,一边扯起闲话:朝中某人如何趋炎附势,认贼作父;某地太守如何贪得无厌,搜刮民财;某地名妓如何色艺双绝,风流多情等等。对于讨卓军事,人人讳莫如深,不敢提及,哪里还会议得什么军情?就是当今天子幼冲之年,被董卓挟迫西迁,至今存亡未卜,有哪个能把他挂在心上?日头西斜,天交酉时,众人俱已带了八分酒意。兖州刺史刘岱,已微有醉色,忽然抚案叹息:“我等为国起兵,讨伐董卓,发誓戮力同心,不意蹉跎至今,竟然一事无成。细思量之,孟德公之言不为无理。唯我辈俱无知兵之能,更乏孟德公之胆识气魄!”

袁绍听着,微微一怔,脸上显出尴尬之色,竟是一言未答,端起酒杯,连劝了几声,见众人无动于衷,只得自己一饮而尽。

此次起兵讨卓,州牧、刺史级的大员,只有韩馥、刘岱二人。韩馥祖籍颖川,表字文节,原在朝中为御史中丞,董卓入京之后,方被举荐为冀州刺史,与董卓素无恩怨,且其生性懦弱,万事不愿出头。此次起兵,只是外惧袁绍、曹操的声威,内受从事刘子惠的怂恿,实是出于无奈,哪里是他真心?讨卓之事成与败,与他并无直接关系,事事保持缄默。只是牢牢把自己人马抓在手中,不受折损,便为上策。刘岱则不然。刘岱祖籍东莱,表字公山,乃东汉名臣刘宠之子。刘岱原在朝廷为侍中,后出为兖州刺史,为政也有乃父之风,一州清平,万民称颂。对于董卓擅权乱国、杀戮无辜、废立天子之种种罪行,更是恨之入骨,早欲为国除奸,只是苦无机会。此次起兵,十八镇诸侯,仅兖州就有四镇,除刘岱外,尚有陈留太守张邈,山阳太守

袁遗，东郡太守桥瑁，皆是天下知名大郡，人马共计不下十万。泰山太守应劭、济阴太守鲍洪等，也欲带兵前来，适值境内有乱，不敢轻动，知会刘岱，缓急之时，随调随到。人说财大气粗，其实并不尽然。在乱世之年，富甲天下，一夜之间即能变得一文不名，沦为乞丐，因此财大并不一定气粗。唯这兵多却足使人气粗。在讨卓军中，刘岱虽非盟主，却因兵多将广，颇有些颐指气使，连袁绍也要让他三分，别人自然更不在话下。刘岱刚才一番言语，明为忧心军事，夸赞曹操，实则暗寓盟主袁绍无能，不能统帅诸镇，以竟讨贼大功。袁绍也非痴人，岂能听他不出？只是在大众面前，不好反唇相讥，怕失盟主身份。众人见刘岱语中带刺，暗寓讥讽，哪个还敢言语，自去招惹是非？只顾低头喝酒吃菜，装聋作哑。好好一场菊花会，竟被搅得兴味全无，不欢而散。

散席回帐，袁绍越想越气，竟至夜不成眠，复又披衣起床，独自步入韩馥帐中。韩馥也尚未睡，正在帐中观书，见袁绍来，急忙起座相迎。

“公山欺人太甚，我意未平！”袁绍坐定，忿然道。

韩馥也有同感，叹息道：“兖州兵多将广，如之奈何？”

“绍闻部下纷纷传言，说黑山军又起，犯境扰民。我等不如移兵河内，既能远离这厮，又能威镇黑山军，保境安民。”

袁绍也自知兵微将寡，韩馥又事事不愿出头，恃己之力，难以与刘岱抗衡。且这酸枣，也属兖州治下地盘，于是出此“走为上”的下策，谁知此议正中韩馥下怀，急忙拱手答道：“唯本初公之命是听，即时移兵罢了。”

次日一早，袁绍传出将令，冀州人马移兵河内，酸枣军事概由兖州刺史刘岱主持，以做犄角之势，遥相呼应，共慑洛阳之敌。刘岱闻讯，心中暗喜，却又不得不过来帅帐，假意推辞：“盟主远离，岱学浅才疏，恐难独当此大任。”

“公山兄文韬武略，都在袁某之上，不必推辞！”袁绍带气地说。

说罢，即走出帅帐，传令开拔。冀州人马早已奉了韩馥之命，做好了开拔的准备，一闻袁绍将令，即刻拔寨都起，浩浩荡荡，直奔河内方向而去。刘岱拈髯目送，洋洋得意，只有东郡太守桥瑁，吓知此信，心中甚不是滋味。

桥瑁祖籍睢阳，表字元玮，是一代名臣之后。其父桥玄，桓帝时任度辽将军，恩威并举，国境安康。灵帝初，迁官司徒，后又任太尉，官居“三公”之首，性情刚烈，政声闻于天下，且与四世三公的汝南袁家有世交之谊，故而向在京师，桥瑁也与袁绍弟兄交往甚密，情意相投。昨日席上，刘岱出言不逊，讥讽袁绍无能，桥瑁便心怀不满，只因袁绍尚不肯回言，自己也就不好多说什么。今日见袁绍突然领兵北行，料知必是昨日之事，心中甚是不平，于是披挂上马，秘密出营，带了几个亲随，赶来给袁绍送行。一直送出兖州地界，两人方各道珍重，握手言别，怏怏而归。桥瑁回至营中，尚叹息不止。桥瑁身边，有一从事王肱，平日为人机警乖巧，办事干练，甚得桥瑁重用。今日为袁绍送行，王肱也跟在身后。回至营中，王肱思之再三，暗暗打定主意，趁着夜色，悄悄溜进刘岱营中。

讨卓大军数十万，久居酸枣，不仅加重兖州吏民负担，且长久下去，也恐变生不测，妨碍自己统治，故而刘岱整日忧心忡忡。昨日酒后吐真言，袁绍不忿，自引兵北行，刘岱心中好像搬掉块巨石，浑身轻松，正拥着几个歌妓，开怀畅饮。王肱在哨兵带领之下，来到帐中，跪在地下：“东郡从事王肱叩见刺史大人。”

刘岱见有人来，忙推开怀中美人，坐直身子，徐徐问道：“王从事不在桥太守营中，深夜来此，有何贵干？”

“小人有一事禀报。”

“有话请讲！”

王肱抬头看看，把头摇了几摇，又挤眼睛，又皱眉头。刘岱看出事有蹊跷，忙喝声“退下”，左右人役及歌妓匆匆退出帐去。

王肱爬起身来，凑到刘岱面前，低低问道：“刘大人与桥太守共

事多年，可知其为人？”

“元玮恭尽职守，政绩卓著。”

“小人是说，他与刘大人您……”

“上下僚属，向无二志。”

王肱复又把眉头皱起，把头摇得象拨浪鼓：“刘大人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！”

刘岱惊愕，急忙俯身问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王肱上前一步，附在刘岱耳边，如此这般说了一番。刘岱听罢，哈哈大笑：“王从事不必多疑，桥太守与袁公向在京师，即为至交，临别送行，是人之常情。”

“刘大人，”王肱见刘岱不以为意，复又跪下，“古人云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肱见袁绍临别谆谆叮咛，桥太守唯唯点头答应，二人脸上皆微露杀机，以故小人冒死前来禀报。”

刘岱被他说得满腹狐疑，思忖片刻，挥手说：“王从事回营去吧，缓急之时，定然相招。”

“全凭大人明断。如果有用小人之处，万死不辞！”

王肱见再说无益，又叩了响头，这才爬起身来，匆匆离去。

是夜，刘岱雅兴全消，独自在帐中踱来踱去，反复思量：“桥瑁与我相处多年，虽算不得至交，却也对我并无恶意，且其为人刚正不阿，为官清廉，甚得众心，在数郡太守之中，也算得佼佼之人，岂能忽起异心？欲待不信，这王肱又是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……袁绍突然移兵，难道果是为我昨日席间之言，还是另有打算，与桥瑁勾连，设计图我？罢了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！主意打定，急忙传进中军司马刘晔，发下一支令箭，要他立即晓谕各营，今日夜间，人不能眠，马不离鞍，随时听候中军号令，不得贻误军情；又火速派传令兵前去陈留营中，召太守张邈速来议事。

霎时，张邈来到。刘岱摒退众人，携手与张邈来至后帐，将王肱

适才之言,细细告诉一遍,欲要听听他的主意。张邈问:“依公山兄之见呢?”

“岱本欲不信,一是王肱亲眼所见,二是袁绍突然移兵,甚觉可疑,难道果为图我?”

“山阳太守袁遗,本是袁绍宗弟,”张邈捋须沉思片刻,悠悠说道,“如今再加一个桥瑁,两处人马,约近三万,一旦发难,外有渤海、冀州,内有东郡、山阳,公山兄与邈皆死无葬身之地矣!”

原来陈留与东郡本为邻郡,两家太守常为一些边境琐事产生摩擦,桥瑁又处事认真,惹得张邈甚是不满。今日一番话,原是出于私意,谁知刘岱听了,直惊得变貌失色:“啊!若非孟卓兄提醒,几乎铸成大错!为今之计,将如之何?”

“此事宜早不宜迟,免得内部兵刃相加!依邈之见,明日设一宴席,邀桥瑁前来议事,就席间……”

张邈右手掌往下一劈,做了个砍的动作,微笑不语。

刘岱沉思片刻,痛下决心:“好!就连袁遗也一并除了,免得后患无穷!”

“不可!”张邈急制止道,“倘王肱所见是假,袁遗无端被戮,袁绍必然气恼,若以盟主身份,发号施令,回兵击我,岂不乱上添乱!不若先除桥瑁一人,兼并其军,那袁遗孤掌难鸣,必不敢轻举妄动。”

“孟卓兄所虑极是。只是,这桥瑁素得众心,何言以对其部下?”

“哼——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?”

次日,刘岱命人摆设酒席,使传令兵前去山阳、东郡营中,邀太守袁遗、桥瑁前来会议军情。桥瑁独自一人,正在帐中闷坐,为袁、刘不能合力讨贼而摇头叹息,忽闻得刺史大人相召,还道果真要遣兵西进,急忙传下将令,要各营人马整装待发,自己只身前来赴会。

桥瑁来到帅帐,只见刘岱面南而坐,张邈、袁遗一左一右,分坐

两旁。桥瑁打拱施礼毕，坐在袁遗下首。刘岱传令开宴。一时水陆并陈，杯盏齐整。酒过三巡，刘岱忽然举杯在手，面向桥瑁言道：“桥太守东西奔忙，两面应酬，实在劳苦功高，来来！本州敬酒一杯，聊表心意！”

桥瑁闻言，十分惊愕，不知刘岱指何事，也只得站起身来，举杯在手，开口问：“刘大人所言何事？卑职实在不知，还乞讲说明白，以释疑念。”

“你心中自然明白！”

话未毕，刘岱忽然脸色一变，“砰”地掷杯在地，大喝一声：“还不动手！”

左右帐侧，呼啦啦拥出数十名彪形大汉，手持明晃晃雪刃，直朝桥瑁扑去。桥瑁尚在惊疑，乱刀齐下，顿时扑倒。可怜一代名臣之后，糊里糊涂，当即死于非命。

变起突然，张邈心中有数，自然是不动声色。山阳太守袁遗有些沉不住气了，看着桥瑁血肉狼藉的尸体，惊得脸色煞白，浑身乱抖，站起身来，结结巴巴问：“桥太守身犯何罪，遭此极刑？”

“此事与袁太守无干。”刘岱挥手示意，让袁遗安坐，然后温色道，“桥瑁交通吕布，欲里应外合，袭击我军。昨夜吕布派人下书，错投在本州营中……本州为防不测，不得不如此处置！”

袁遗听了，仍是将信将疑。桥瑁身首异处，已是无从质辩，也只得作罢，心中忐忑不安，举杯喝下几口闷酒，起座离席回营。次日，打点行装，领了本郡人马，自回山阳去了。刘岱知他疑及自己，也不便阻止，任他自去。

刘岱见桥瑁束手就戮，心中得意，令割下桥瑁首级，用竹竿挑起，自己与张邈离席上马，径奔东郡营中，召集吏卒，大声宣布：“桥瑁交通吕布，图谋叛乱，今已伏诛，咎由自取，与诸位无干……”

桥瑁手下军将们听罢，交头接耳，噤噤喳喳，脸上皆露疑惑不平之色。刘岱见状，忙从怀中掏出一幅白绫，约有尺许，上面涂满字

迹，高高举在手中，迎风抖了几抖，复又大声道：“昨日夜间，吕布派人致书桥瑁，约其里应外合，袭夺我军营寨。下书人不识路径，误入本州大营，被哨兵擒获，搜出此书……本州不得不痛下决断，免遭不测！”

东郡兵将，哪里辨得真伪？也有疑的，也有叹的，也有骂的，议论纷纷，莫衷一是。只有王肱站在一旁，暗自得意，也更佩服刘岱手腕厉害，表面上却是丝毫不露声色。

待兵将们平静下来，刘岱吩咐，东郡人马，直接听从兖州中军调动，都尉范式、从事王肱暂理营事；又令将桥瑁人头高悬营门，示众三日，自与张邈等人打马回城去了。

三日后，从事王肱约了郡尉范式，趁了浓重夜色，共来营门，取下桥瑁头颅，来到乱葬荒丘，欲寻桥瑁尸身，一同掩埋。范式原是一名小卒，只因武艺精强，胆气过人，屡建战功，被桥太守从行伍之中简拔上来，做了都尉，掌管全郡兵马征戎，平日与桥瑁交情最厚，对于桥瑁的通敌反叛，心甚惋惜。三日前，刘岱命人将桥瑁尸身拖出城外，抛于乱葬荒丘。范式于心不忍，悄悄来到荒丘，用腰刀挖一土坑，将桥太守尸身掩埋，免得狼撕狗咬。

王肱、范式二人来到荒丘，范式挖开土石，把桥瑁头颅按放在尸腔之上，这才以手撮土，筑起一座小小坟墓。王肱又寻一块方形片石，用佩剑在上面刻上“故东郡太守元玮桥公之墓”的字样，埋在墓侧。这一切完毕，王肱突然叹息：“桥大人一生刚正，不知因何得罪于刘刺史，竟然遭此冤死？”

范式原本是个粗鲁军汉，目不识丁，只晓得服从命令，卖命打仗，哪里想得其他？今忽闻得王肱说出此言，心中一惊，急忙问：“难道桥大人通敌是假？”

王肱故做姿态，咬文嚼字道：“书在刘刺史手中，下书人我等又不曾亲见，焉知真假？即使是真，书从外来，又焉知不是吕布行反间

之计?刘刺史不问青红皂白,即下杀手,也未免绝情,真是令人寒心也!”

范式听得王肱这一席话,如梦方醒,跺脚发狠:“如此看来,桥大人绝无谋叛之事,显是诬陷!范某誓杀刘岱老贼,替大人报仇!”

王肱急忙上前,捂住范式嘴巴,放眼瞅瞅四周,黑漆漆一片,杳无人影,这才低声说:“将军不可莽撞行事,还须从长计议才好!”

范式听得王肱之言,也觉有理,耐住性子问计。王肱咬着耳朵,如此这般说出一番计较,范式心喜,当日回营,便依计而行。

王肱为何又变成这副嘴脸?王肱本是濮阳城里一个破落户子弟,幼时读了几天“子云诗曰”,便自以为才学无边,连做梦都想着攀宫折桂,一步登天。谁知家道中落,父母双亡,只落得孤身一人,肩不能挑,手不能提,无计谋生,又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去沿街乞讨,就在太守衙前,设一地摊,专为告状之人代写讼词。时日一长,太守桥瑁见他言词流畅,字迹清秀,就招他做个书吏。王肱由一乞丐之身,忽地跻身官衙,心中何能不喜?鞍前马后,衙里衙外,跟在桥太守身边,乐得狗颠屁股相似。他又头脑灵活,办事干练,口中话儿更是糖中带蜜,伺候得桥瑁心喜,便表他做个从事之职,视为心腹,不离左右。王肱小人得志,本该对桥太守感恩戴德,忠心事主。岂知人心不足,他见桥太守出金入银,一呼百应,八面威风,早已垂涎三尺,绞尽脑汁想着有朝一日取而代之。那日跟随桥瑁为袁绍送行,见其二人言语神色之间,皆露对刘岱不满之意,忽发奇想,若害了桥瑁性命,这东郡太守之职非我莫属。他便心生毒计,在刘岱面前诬告桥瑁蓄谋不轨。刘岱杀了桥瑁,如今三日已过,他也曾亲到刘岱营中探听口风,却并不见有委他做东郡太守之意,心中未免失望。大凡为人由奢望到失望,由失望即生怨恨之意,由怨恨便又生出害人之心,与范式说此一番话,意在挑起东郡人马与刺史刘岱之间纷争,待到刀枪相交,他好从中渔利。为人心术不正,人切莫近!

东郡人马兵营之中，近日沸沸扬扬，无片刻安宁。军卒们三个一团，五个一伙，互相咬着耳朵，纷纷传言桥大人通敌是假，得罪刘刺史才是真情；刘刺史为报私仇，诬陷、杀死桥大人，要把东郡人马兼并到他的麾下。这番话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不出三日，即传遍兵营。这些军卒大部分是东郡人氏，当兵吃粮，皆是为穷所迫，找个混饭吃的地方，有哪个是真心为国出力的？桥太守平素里又爱兵如子，从不乱施刑罚，甚得兵卒拥戴，如今听得桥大人实是蒙冤被害，要拉他们去为别人卖命，哪个不恼？一个个扼腕叹息，切齿痛骂。范式见众心可用，时机成熟，先约了几个心腹将官，推诚相见，皆欲为桥大人报仇雪恨。于是约定腊月望日，举兵造反，先袭兖州大营，捉拿刺史刘岱，用其头颅祭奠桥大人亡灵，然后拉回东郡，回家过年，诸将校分头串联，军卒们闻了此言，皆欢呼雀跃，暗作准备。

望日已到。这夜冰轮东悬，朔风怒号，时有片片乌云，随风吹流转，遮掩得大地半明半暗，隐约朦胧。天交初更，东郡万余人马饱餐一顿，齐集校军场内，刀剑出鞘，战马长嘶，人人脸上庄严肃穆，充满杀机，只待范都尉一声令下，便要向兖州大营扑去。范式见人马聚集，即登上将台，慷慨陈词一番，正要分拨人马，忽见一名小校，跌跌撞撞直至将台脚下，单膝跪倒，大声禀报：“禀将爷，兖州大队人马，已把营寨团团包围！”

“啊！有这等事……上马！”

范式闻报，脑袋“嗡”地一声炸响，立即步下将台，绰枪在手，翻身上马，也顾不得分拨调度，把手中大枪一招，大叫一声：“冲出去！为桥大人报仇——”

原来，今日早晨，刺史刘岱已接到王肱派人送来的密报，知道东郡人马今夜三更要兴兵造反，为桥瑁报仇，不由大怒，筹划一番，即点起大兵三万，战将十员，悄悄出城，黄昏时分，已到东郡人马驻地，埋伏在周围的山洼之中。入更之后，范都尉尚在慷慨陈词，这里已人衔枚，马摘铃，不动声色地围裹上来，要把这股人马全数剿杀，

以绝后患。

东郡兵将闻得自己被围，一个个血往上涌，“呼啦啦”刀枪齐举，径直向外冲去。谁知刚至营门，一阵乱箭，如雨似蝗般射将进来，人马霎时倒下一片。范式气得毛发倒竖，口中“哇哇”怪叫，用枪柄把坐骑一捅，忽地一声，冲出营门，正遇刘岱顶盔挂甲，威风凛凛，手端雁翎刀，拦在面前。身后十员战将，一字排开，个个横眉立目，咬牙切齿。刘岱把手中刀一摆，喝道：“范将军，本州待你不薄，为何竟要造反？”

范式一见仇人，更是七窍生烟，吼声如雷，大声质问：“桥太守身犯何罪，你竟将他杀死？”

“桥瑁身为讨卓主将，私通吕布，图谋不轨，罪有应得！”

“拿证据来看！”

“你是何等样人？也敢在本州面前张牙舞爪，索要证据……”

“你身为封疆大吏，不思为国除奸，却公报私仇，擅杀朝廷命官，着实可恼！拿命来——”

骂着，手中长枪一抖，直向刘岱扑去。刘岱见状，把手中大刀一招，身后四员战将——一名梁习，一名张既，一名温恢，一名贾逵——飞马而出，刀枪并举，将范式困在核心。这四人俱是兖州名将，范式纵然勇猛，也是恶虎难抵群狼，三个回合不到，梁习大喝一声，手起刀落，将范式砍为两段。东郡人马见兖州兵将如此英勇，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，乱了队形，直往一堆儿乱挤。刘岱见时机已到，把令旗一挥，喝道：“弓箭手准备——”

忽听一人大喊：“刘大人，且莫动手！”